

通志堂集

三

卷之四

四

四

卷之四

通志堂集卷十二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經解序三

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

宋晉州孫明復先生慶曆間隱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兩
公言先生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後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卧病時天子
從韓忠獻之言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家錄其書藏

於秘閣案唐以前諸爲春秋說者多本三傳至陸
淳始別出新義柳子厚所謂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者也先生之書因淳意而多與先儒異故當時楊
安國謂其說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
葉氏謂其不達經例又不深禮學議者殊紛紜雖
然羣言異同必質諸大儒而論定歐陽子言先生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
亂得經之義爲多而朱子亦謂近時言春秋者如

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
繹二子之言以讀先生是書則春秋大義諸家所
不及者先生獨得之又豈可以說之異同而妄議
之也哉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
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爲卷數百王皙皇
綱論其一也皆不知何如人自稱爲太原王皙陳
直齋書錄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間人

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爲論世知人之據乃於哲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然直齋所錄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隲括圖又云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別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釋之則哲所著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茲論則總括立言大旨

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
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
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
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
三篇

劉公是春秋序

石林葉氏謂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
世莫敢抗衡劉原父雖出其後以通經博學自許
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

秋於原父又曰原父爲春秋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泥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蓋不知經無怪其然也石林所謂蘇孫蓋指子由輩老也晁公武謂劉氏傳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觀權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證以析經義真有權之無失輕重衡之得

其平者傳十五卷集衆說而斷以己見文類公穀
獨意林一編元吳萊謂多遺缺疑未脫藁之書然
究而論之皆經學名書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權衡
意林於清江其本猶有傳者傳則出於錄本人或
以爲非真觀其文義與二書合疑非贗鼎故并刊
之以傳示學者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序

宋熙寧以前荆舒未用春秋猶立於學官以是經
名者有兩孫先生一爲泰山孫明復一爲甌社孫

莘老兩人俱有著書傳世明復以師道與胡安定
并稱石介輩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葉氏謂其書
不盡達于經例又不深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
甚害於經者莘老則早從安定遊有聲經社中患
諸儒解經之鑿蠹觸遺經乃據其所得而爲之解
謂穀梁最饒精義故多從之而叅以左氏公羊及
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則補以所聞于安定者
晁公武稱其論議精嚴良然也王介甫基其不能
勝之也因舉聖人筆削之經而廢之且爲斷爛朝

報其始不過伎刻而終於無忌憚若此龜山乃言
當時三傳異同無所是正於他經爲難知故不列
于學官非廢而不用殆曲護之而爲是言歟是書
宋南渡已不常見故海陵周之麟有學士大夫罕
知之歎至紹熙癸丑陽羨邵輯始得之而刊于甌
社其後慶元乙卯檇李張禎嘉定丙子新安汪綱
皆增爲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爭與表章先賢經
術可謂知所先務矣先生別有春秋經社六卷晁
氏言其亦本啖趙凡四十門惜乎不可復得而並

通志卷之三
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說春秋著於錄者鄭衆劉寔之牒例何休之
謚例潁容杜預之釋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之條例
方範之經例范甯之傳例吳略之詭例劉獻之之
略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之通例啖助丁嗣之統
例陸淳之纂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葉夢得吳澂
之總例李瑾之凡例劉敞之說例馮正符之志例
劉熙之演例趙瞻之義例張思伯之刊例王皙之

明例陳德寧之新例王炫之門例李氏之異同例
程迥之顯微例石公孺之類例家鉉翁之序例而
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
序張大亨有例宗杜氏之言曰爲例之情有五推
此以尋經傳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而說公羊
者則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
毋乃過於紛綸與涪陵崔彥直嘗與蘇黃諸君子
遊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
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

友請下湖州取彥直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省於是其孫若上之於朝今其經解不可得見而本例獨存其說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其義約而該其辭簡而要可謂善學春秋者也題曰西疇居士者殆書成於晚年罷官之日與

春秋經筌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

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
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
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
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
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鈔見
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旣得經筵定
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
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褻貶自

通志卷之二
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葉石林春秋傳序

宋吳郡葉少蘊當紹興中著春秋傳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爲指要總例二卷例論五十九篇開熙中公孫筠守延平刊於郡齋歷世既久其書不可盡見所見者傳二十卷而已少蘊之言曰春秋非爲當世而作爲天下後世而作也後世言春秋者

不外三家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其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是傳辯定考究最稱精詳直齋陳振孫言其學視諸儒爲精則是書豈非有志春秋者所當研究者歟其爲讞也即啖趙辯疑劉氏權衡而正其誤補其疏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爲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